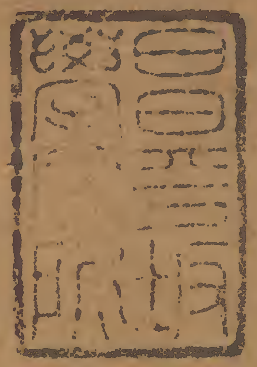


# 冊府元龜

八百二十八之三十一

二百四十九



漢書門類			
五	三	四	九
三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三	四	九
三	〇	〇	〇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49)
函號	365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冊府元龜

漢書文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八

論薦

春秋傳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曹植有言  
曰自衒自媒士女之醜行然則藏器俟時君子無自  
進之理推賢讓祿交友有相規之義若夫處貧賤晦  
光塵專毓德以待用俟知己之延譽蓋有稱善而舉

總錄部



類讓能而引重布於朝聽遂躋仕籍乃至得時行道  
建功揚名未有不繇拔茅之義因針而達自古迄今  
可悉數矣

侯嬴魏人爲公子無忌上客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  
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  
之朱亥故不復謝

鄭安平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  
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  
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  
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宥不敢晝見稽曰夜與

張祿見稽語未究稽知范雎賢與私約載雖入秦

漢蒯通爲齊相曹參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

叛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之齊處士東郭先

生梁石君在劫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自耻從亂以爲

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相先生者先生知梁石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

譬諸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

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

之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安徐行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





而亦緼亂即東緼請火於亡肉家麻也曰昨暮夜大得肉

爭鬪相殺請火治之治謂人治死犬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

里毋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

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

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

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娶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

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

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趙某史失其各為諸卿時嘗繫長安長吏張湯傾身事之

及出為周陽侯大與湯交徧其貴人湯給事內史為

奔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茂陵尉言選也選以為此官也

陳咸為大將軍王鳳長史薦蕭育朱博除幕府屬鳳

甚奇之

後漢寇恂上谷人初為郡功曹與門下掾閔業共勸

太守耿况拒王朗歸光武後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

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

竇章少好學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位大

鴻臚

班固字孟堅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





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此三者也傳曰必有非嘗之人然後有非嘗之事有非嘗之事然後有非嘗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任視聽之末私以螻螻竊覩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審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

於總攬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時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後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



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  
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  
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  
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  
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  
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  
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  
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  
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  
將軍隆昭微之明信日晏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

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固俄召爲  
較書郎

第五倫京兆人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  
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倫後爲鄉嗇夫以  
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客河東褒薦之於京兆尹閻典  
卽召倫爲主簿

朱穆字公叔大將軍梁冀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  
事因災異以勸戒冀言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  
將勝而陰道負也以因薦种暠藥巴等而明年嚴鮪  
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



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嵩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  
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度尚爲會稽上虞長朱雋爲縣門下書佐尚見而奇  
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  
蔡邕陳留人與中屠蟠同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  
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  
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  
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  
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邕爲議郎邊讓爲大將  
軍何進府令史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邕深敬

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  
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  
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  
才聰明賢智髻鬣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授大  
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  
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  
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簡括參合衆夫  
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  
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  
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環偉之



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捐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鬻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竒終無理阿宰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符融陳留浚儀人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

冉為功曹卓為主簿佃為上計吏

佃因辭

病自絕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交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張超河間人袁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超嘗薦遺於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

鄭玄北海人薦郡人孫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乾仕蜀位秉忠將軍

荀彧累官為尚書令薦杜襲於曹公以為丞相軍祭酒崔琰為曹公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蔣濟楚國人仕州別駕胡質與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濟使見曹公曹公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畧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魏鄭袤為司空王朗府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

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陳羣為曹公司空西曹掾屬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

孫資河東人先是賈逵字梁道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後潰逵不屈節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趙孔曜安平人明敏有親識管輅字公明清河太守





華表召爲北古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孔暉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鬻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翺翔吳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微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暉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

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厰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暉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其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之窮可爲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鬻文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薺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文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忼慨曰何



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爲取之莫使騏驥更爲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卽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鷄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駕至十月舉爲秀才

母丘儉爲度遼將軍裴秀少好學有風操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彌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太府光昭盛化非徒子竒其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爲掾

鍾會累官爲鎮西將軍裴楷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會薦之於司馬文王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克改定律令以楷爲定律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

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旣在交趾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南陽太守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楮



南  
秦宓字子勅廣漢緜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  
疾不往秦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  
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竒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  
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  
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  
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  
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  
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旣和內省  
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

好僞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  
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  
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嘗之高而忽萬仞之嵩  
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慎重也  
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  
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  
陳所見同郡彭羨字永年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  
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  
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  
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



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羽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繇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茂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穆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兼位江陽太守

吳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其兄岱字公山州辟部濟南濟南中嘗侍子貪穢不脩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位振威將軍

虞聳字世龍初爲越騎較尉浙東河間太守嘗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摠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魯肅以爲偏將軍蜀先主領荊州龐統以從事守耒



陽令在縣不治免官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州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晉鄒湛爲國子祭酒聞續字續伯博覽墳典該通物理湛以續才堪佐著作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門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後爲漢中太守

祖秀才者失其名劉卞東平須昌人也縣補亭子秀才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

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吏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言遂不聽

馮收河東人同郡王接喪母哀毀過禮太守渤海劉原好奇以旌才爲務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驍騶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輝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



岐嶷雋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啟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字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較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張華累官至司空成公綏少有才俊詞賦甚麗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服以爲絕倫薦之太嘗徵爲博士胡母輔之爲太傅越從事中郎光逸字孟祖爲州從

事棄官投輔之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陸機吳郡人戴若思少遊俠機赴雒與其徒掠之機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復作劫邪若思感



悟投劍就之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雒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商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是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祗節立行有芹滌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驟躍質廊廟必能垂光輿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後為驃騎將軍

陸雲吳郡人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嘗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下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曆運之會贊夫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啟塗及階遂升樞輿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



靜隱寶淪虛藏器裝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  
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愾恨方  
今大清闢宇四門啟籥玄網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  
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  
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  
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  
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  
之祀矣後爲清河內史

劉毅東萊掖人同郡王基薦毅於內府曰毅方正亮  
直介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儔仕平陽爲  
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  
悌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吳坂  
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  
白謹復申請後爲荊州刺史又同郡盛彥仕吳至中  
書侍郎吳平雲薦之於刺史周浚

陳頽陳國苦人爲州部從事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  
留之頽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冲若得  
參命必能光贊天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  
豫土令頽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

王述字懷祖累官爲將軍尚書令温放之爲給事黃



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述與會稽王晟曰  
放之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授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  
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寔惟允時竟不納焉  
桓彝爲廷尉有人倫鑒識徐寧爲興縣令時彝嘗去  
職至廣陵彝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  
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興縣彝乃造之寧清  
惠博涉彝還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  
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  
寧真海岱清士卽爲叙之遷吏部郎  
何充累官侍中錄尚書事孔沉字德度有美名充薦

沉於司徒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  
掾瑯邪王文學並不就  
王羲之累官右將軍謝萬爲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  
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羲之與大司馬桓温戡  
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  
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温  
不從  
鄧攸爲河東太守陷於石勒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  
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  
爲參軍給車馬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  
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旣尅薊城問  
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奇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  
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  
任嵩曰王公繇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  
裕乃微服潛通

張耽爲牧府司馬張重華爲涼州司馬金城太守張  
冲降于石季龍將麻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  
使其征南將軍裴嘗禦之嘗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  
之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

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克平全齊及任  
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  
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  
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  
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  
王之舉舉無嘗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  
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  
武明識兵畧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  
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畧艾曰昔耿弇不  
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



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

郭播爲姚興隴東太守時赫連勃勃乞伏乾歸作亂西北禿髮僞檀沮渠蒙遜檀兵河右興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撫綏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

嘗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王子元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階下遠鑿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宗敞涼州人姚興署爲涼州刺史自敞以別駕送前刺史王尚還長安僞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僞檀曰吾今新收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繇人弘實在殿



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鋪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裔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畧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縱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傳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四匹  
宋鄭鮮之爲桓偉安西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曰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旣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叅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

美居以端右雖未足以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并克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羣望  
南齊何點廬江人陸慧曉爲武陵王畢征虜功曹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  
江祀爲明帝驃騎東閣祭酒薦諸葛璩於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

王融與孔休源相友善融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都學士又江革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



行州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瑯琊王沉便以革代之融位寧朔將軍

丘巨源初仕宋爲奉朝請時太祖爲鎮軍巨源薦南徐州祭酒王智深於太祖板爲府行叅軍除豫章王國嘗侍

劉瓛爲會稽府丞賀瑒相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瓛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

梁杜暉京兆人高祖臨雍州問暉求州綱暉舉襄陽

令柳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

張率爲黃門侍郎嘗薦顧協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源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勅喚出於是以協爲太學博士

明山賓累官爲國子博士散騎嘗侍鮑幾字景玄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于祿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山賓所薦爲太嘗丞以外兄傳昭爲太嘗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



賀琛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應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

陸倕爲吏部郎沈峻初爲國子助教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頃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凡允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顥亦經聽習而音乖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聞講肄羣儒劉巖沈熊沈宏之徒並

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週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嘗數百人

劉遴之南陽涅陽人元帝鎮荊州以爲長史遴之鄉人宗檀少聰敏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帝謂遴之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遴之以檀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

北齊甄琛中山人同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同郡杜弼策問之義解開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



子寬與漸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琛還雒與澄並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

裴鑿爲臨漳令樊遜爲臨漳小史鑿擢爲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

劉仁之爲魏彭城王韶定州長史侍孟業爲典籤仁之後爲兗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宜銓之他人不可信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歎答曰稟性愚直唯自

脩也

孫騰早依附高相深見待信行臺郎孫舉以文才著稱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舉代高祖乃引舉入帳自爲吹火僕促之舉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散騎嘗侍孫舉飲酒舉醉甚而卒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舉



焉

唐房玄齡爲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改陝州長史玄齡白秦王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也若使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秦王乃請爲秦府掾杜淹時不得調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啟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

王鎔鎮州節度光啟初進表薦幽州權兵馬留後李全忠曰臣准幽州狀報當道以李全忠權知節度兵馬留後事伏以天步初迴神京乍復凡諸藩鎮咸務謐寧况幽州地控北番界臨東海土俗素稱其雄勇人情須自於綏懷留後李全忠夙習武經頗彰公器軍郡旣聞其愛戴轅營必議於叶和苟將付以元戎誠謂雅符衆望臣累令偵探靡不端詳事繫安危理難緘默伏惟皇帝陛下早迴天鑒速注陽光便委兵權俯徇人欲則豈獨遐陬士卒便獲其慰安實亦隣壤生靈免虞其騷動關於久遠合具奏陳

梁王發爲太祖汴宋觀察度支使鄉人敬翔跡數年甲辰東游梁苑遇發時發爲太祖所禮節制之權



悉寄於發發每有軍旅重事未決者咨詢於翔旣而  
評之無不得宜發自知才不及翔乃舉翔於上上召  
翔一見語及時務異而禮焉自是委以奏記事無巨  
細必預之

秦韜玉爲鹽鐵使有高途字昭遠者唐初申國公士  
廉八代孫初爲鄜州從事爲韜玉所知薦於太祖乃  
署宣武軍掌記

後唐張全義爲河南尹鄭珏以家世依全義家于維  
陽應進士十九年不登第戶部侍郎李涯寓居維都  
素爲全義所禮光化三年涯爲禮部侍郎知貢舉全

義以書薦託珏方擢第

郭崇韜爲樞密使趙鳳仕梁爲天平節度判官明宗  
拔鄆州得鳳送之於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  
乃薦爲扈鑾學士

李延光梁末帝時以儒士侍講禁中李愚天復中避  
地河朔與延光客於山東至是延光屢言愚之行高  
學瞻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矢謀王霸之術嗟賞久  
之擢爲左拾遺

張礪初爲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貞明中礪自  
河陽北歸莊宗叛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間掄揚



愚之節槩及愚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等  
篇人望風稱之

孟知祥初莊宗爲中門使莊宗平定魏博知祥與李  
紹宏俱掌機要俄而幽州失帥上令紹宏權知幽州  
軍府事孟知祥地居右戚兼要密之任事難責重切  
於辭避嘗於上前保薦郭崇韜言有剖繁治劇之能  
堪委腹心之任故上召至以爲副中門使以副知祥  
王居敏爲太子詹事元帥秦王從榮府判官與爲刑  
部侍郎劉贊明有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  
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薦贊明授秘書監兼秦

王傅

范延光爲汴州節度清泰三年以汴州觀察判官王  
仁裕仕蜀至中書舍人蜀亡東徙累爲藩府從事至  
是延光言其不可滯於賓佐帝亦知之故以爲司封  
員外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安重誨爲樞密使李崧始辟范延光嘗山爲管記與  
宰臣李愚從莊宗皇子繼岌代蜀擢爲拾遺俄而延  
光入代安重誨爲樞密使奏崧以本官爲本院學士  
漢蘇禹珪爲司空乾祐中景範除大理正屬周太祖  
出鎮於鄴禹珪薦範于太祖因奏爲鄴都留守推官



冊府元龜

論薦

卷之八十二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卷之八十二 論薦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九 論議 失考今古之得失評理道之臧否稽合衆說以歸於至當發明大訓用垂於可久使其玄質兼備綱條不紊遣辭本乎闕達析理暢乎精微斯議論之為難矣鄭玄所謂論者倫也使其有倫次也賈逵亦曰論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九

論議

失考今古之得失評理道之臧否稽合衆說以歸於至當發明大訓用垂於可久使其玄質兼備綱條不紊遣辭本乎闕達析理暢乎精微斯議論之為難矣鄭玄所謂論者倫也使其有倫次也賈逵亦曰論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二



也言釋其疑滯也漢氏而下名儒繼作其有內富學  
術多識前典或時議之未決或俗尚之異端事有愆  
於古義政未契於中道因相譏短形於駁難以至品  
題先賢之勝劣楊確所習之乖戾詮述性命以達乎  
幾深講求名理用臻乎奧妙莫不發為嘉論垂之美  
談其布在所籍莫不悉舉者矣

後漢班彪字叔皮年二十遭王莽敗光武卽位於冀  
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輯與而公孫述稱帝  
於蜀漢天下雲擾言盜賊擾亂大者連州郡小者據  
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

然後乃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語將承

運迭興在於一人也迭互也音願先生論之對曰周

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言諸侯

別為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本根謂王室也故其末流

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

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假音

工暇反借哀平短祚國祀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尊位而不根於民言無

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

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



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

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

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受之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

可知矣鄉讀爲嚮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

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

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持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虐

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

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契讀與尙同字本作契光濟

四海奕世載德載乘也言相因不絕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

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言堯舜以

文德相禪湯武以征伐代興各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是故劉氏承堯之詐氏族

之世著乎春秋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呼以彰赤帝之符繇是言之帝

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象之業累古

累字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

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不紀不爲

人所記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崛起特起也世俗見高

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

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



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帝王賞罰之柄也 悲夫此世所以多亂

臣賊子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

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隸賤 思有短褐之褻僂

石之畜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一說云衣所願

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

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

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罹亦遭也音商 勇如信布彊如梁籍

威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鑕鑕也伏於鑕上而斬之也鑕

音竹 又况么磨尚不及數子磨音麼小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么音一堯反

磨音莫 而欲闇奸天位者虐奸音干 是故駑蹇之乘不

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窠稅之材不

荷棟梁之任窠即薄爐所謂也稅梁上短柱也 斗筭

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斗筭言小器也 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餘食也音速 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

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而汝

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屬委也音之欲反 事成少有其

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

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

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

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





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夫一夫一婦當相配匹猶能推事理

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况大丈夫之事序是故窮達有命吉

凶繇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

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

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日響如響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讀

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維陽近沛高祖來都開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斷音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亦立威夫人子舉韓信

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

初劉媪任高祖而夢與神遇任謂懷孕也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威物而

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厭音一葉反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

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





捨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厭當也厭音一涉反而苟昧於權

利越次妄據昧貪也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

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鈇音方于反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分音扶問反覦音真覦音喻距逐

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

咲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異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

永終矣知隗囂終不寤廼避墜於河西墜古地字後為徐

令以去官

延篤南陽犍人也犍音昌猶反桓帝時為京兆尹免歸教

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

仁孝之辯辯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也

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

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畧也體

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

親則德歸於已歸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

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繇隱而章近取諸

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

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

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縹





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頹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以世亂不仕而名震京師先是蘇不韋父爲司隸較尉李嵩以昔怨收掠死獄中又刑其屍不韋年十八變姓名夜入嵩寢室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小兒乃掘嵩父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持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



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髡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

朱穆字公叔舉高第爲侍御史嘗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

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朴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忽章於絕纓繇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



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  
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庭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  
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  
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  
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  
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  
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  
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

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  
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  
猶不能賑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  
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  
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  
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  
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  
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鳴鳥之悲矣嗟乎世士  
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  
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



張之引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  
 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  
 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  
 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其畧曰或曰予絕存  
 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  
 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  
 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  
 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昔公以  
 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  
 以瞻其私事替義退公輕思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  
 而求其私瞻矣是故遂往不及而莫敢止焉是川瀆  
 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獵蹂躪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  
 球球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  
 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  
 是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  
 是

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  
 乎親解纜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  
 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及及因計吏以謁  
 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  
 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  
 有鳴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  
 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喙嗜欲無極長鳴  
 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  
 努力蓋因此蔡邕以為穆身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  
 而著論也邕論畧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  
 致焉人無有淫朋是以口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  
 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  
 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繇來政之失也自此以降彌  
 以陵遲或間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  
 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  
 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  
 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  
 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  
 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睹其所以



終彼負士者貧賤不做于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  
 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白辱焉  
 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  
 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  
 怨稀咎之機咸則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  
 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  
 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  
 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  
 善不善非人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  
 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  
 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  
 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  
 穀與稷並為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愈矣括二  
 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治斷交者身而孤孤有羔  
 羊之節與不獲已而矯  
 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魏荀粲字奉倩粲太尉顓之弟也諸兄並以儒術論

議而粲獨好言道嘗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俱  
 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  
 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  
 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  
 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  
 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俟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  
 也

荀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與鍾  
 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



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說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  
深憂也

孫炎字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一大儒徵為  
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

之

司馬朗字伯達為兗州刺史朗雅好人倫時鍾繇王  
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殷以為伊顏之徒雖

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

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頹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繇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世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升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數世之倫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傅嘏為尚書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嘏既達  
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歎能及

之

夏侯玄為散騎嘗侍時晉宣帝為太傅問以時事玄  
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詮衡專於臺閣上  
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  
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  
其分則恐所繇之不大而干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  
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



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  
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  
非分叙叅錯各失其要之所繇哉若令中正但考行  
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  
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  
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  
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  
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  
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  
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較否衆職之屬各有

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問閭之議以意裁處而使  
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  
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  
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自  
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  
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以其屬各能否獻之臺閣  
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叅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  
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  
輩類勿使升降臺閣揔之如其所簡或有叅錯則其



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簡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

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如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規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





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嘗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

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名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比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



純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朴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思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

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嘗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儼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繇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



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玄又著樂毅論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

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謨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



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  
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  
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  
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兩邑  
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  
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  
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多殺傷之殘以  
示四海之人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  
虎旣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  
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

可拔霸王之事攸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  
何以殊哉與其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  
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  
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  
也

蜀秦宓爲大司農初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  
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兼聚衆書以成春秋  
指國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  
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  
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



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政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禕聞司馬懿誅曹爽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

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七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哉爲僭濫不當矣



吳韋曜爲太子中庶子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使曜作博奕論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

帝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賂及衣物徙其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繇其道求之於戰



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旣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

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杵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質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裴玄字彥黃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晉陸喜初仕吳累遷吏部尚書有才思好著述有較



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中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評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

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曰以高論論裴頠為尚書左僕射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任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傳玄泰始中為司隸較尉玄少時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傅子為內外中篇時何曾有清德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



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  
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  
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  
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  
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  
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  
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先是馬均扶風人有  
巧思絕世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  
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

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  
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  
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  
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  
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  
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  
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第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  
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  
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  
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



若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繇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

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皆見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與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李秉字元胄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旣出上顧語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籍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

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溫公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平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繇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虞溥高平人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碧音器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啟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長久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



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秦之失也。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爲州從事。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駕陳摠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叙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弗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栖遲。至承統之王，或復凡人。君聖人之器，處臣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頽，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廊廟之器。

君官者日，奠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竒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著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人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



潘岳爲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  
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戶守  
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按逆旅久矣  
其所繇來也行者賴以傾止居者薄收其直交者貿  
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  
未費語曰許繇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  
陽處父過寧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詩曰逆  
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至今未有不得客舍之  
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  
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

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  
乘涼近進發櫛卸鞍皆有所憇又諸劫盜皆起於迴  
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  
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  
禁暴捕亡嘗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  
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  
兼星夜旣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逆逐路隅祇  
長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  
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人較出  
品卽兩岸相簡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



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藉不較之勢此  
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幸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  
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  
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  
王接爲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  
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  
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  
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  
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  
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

阮裕居會稽剡縣後除東陽太守徵侍中不就還剡  
山有肥遁之志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  
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說旣畢裕以傳嘏爲  
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異之  
江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  
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  
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  
違禮法道之所棄也乃著通玄道崇簡論世咸稱之  
康帝時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

虞預爲散騎嘗侍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比



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  
孫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  
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飢  
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無以難之繇  
是遂知名起家著作郎  
謝萬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  
勝孫登稽康四隱四顯爲入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  
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  
處同歸萬終於散騎嘗侍  
王坦之爲北中郎將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

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  
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  
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  
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繇斯言之公道體  
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  
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名於彼孟反范燮殿  
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  
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  
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  
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



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畢挹之義與夸  
 伐而並進曰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  
 効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  
 夫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羣  
 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繇此觀之則大通之道  
 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巖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  
 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  
 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  
 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  
 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

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

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

慨標名賢勝皆此類也

又云坦之著公論袁宏作論以難之韓伯覽而美其辭旨

以為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  
 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  
 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  
 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  
 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  
 之龍門膏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



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王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壞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卯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簡以爲

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傾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寧崇儒抑俗率皆如此寧位至中書侍郎張輔爲馮翊太守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玷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人道之嘗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



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有因循難易蓋不同矣又  
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送辭流離亦足以明  
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薄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簡  
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城  
於諸葛亮辭多不載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時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  
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  
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  
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  
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所乘之塗  
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  
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遊之  
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  
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  
莫繇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  
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嘗人則人皆自賢况  
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戎邊姦邪宜以正順爲寶天  
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  
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



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跡懸殊理勢不同居何疑之哉  
又謂諸呂彊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  
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繇  
上制高祖分王弟子有盤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  
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四公所預予  
今亦無以辯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  
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者雖未必  
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  
惜也玄屈之

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  
出近闕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中  
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跡若元康  
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狗本狗末之弊  
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德而  
折其中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  
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  
亂德放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  
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  
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



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簡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嘗經而弊無嘗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謝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繇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蕩忘

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大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遠徵散騎嘗侍不至

袁豹為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曰國以民而為本民資食以為天循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寔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耻不立當今接篡偽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啟榮利蕩其正性賦歛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耕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却馬甫及三



年積弊之黎難用克鎮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猶秉嘗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庶之屢變譬猶脩堤以防川志淵丘之改易卽膠柱於昔絃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繇乎高門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息遊者旣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非用少冗散者廢則業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

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畷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并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遊食者反本肆勤者自勸遊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墮者懼則嗇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蒞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



徐邈安帝時為驍騎將軍邈論議精密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拘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

冊府元龜 論議 卷之六百二十九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十

論議第二

宋鄭鮮之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返恬子羨仕宦不廢職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





心而遺跡跡之所乘變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伸與奪難以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畧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脇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關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陞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不

退身窮居終爲榮也鮑助謬魏朝亡身爲效觀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喻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正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獨許其證幾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帙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衰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



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夫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今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

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心不可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于亡家可至于滅當斯時也匹夫猶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旣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嘗已有慚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耶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嘗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



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  
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  
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  
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人而當必通  
乎若人皆任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  
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惑三年之下見議者弘  
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  
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  
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以盡命若有不盡則國  
有嘗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

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耶若有功不賞有  
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當以子  
無富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  
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思宥十世非不  
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  
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  
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  
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  
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郝賈充受辱於庾純以  
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



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奭望子  
房亦爲四人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  
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  
鞭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  
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  
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  
其才行故雖士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郗詵葬母後園  
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  
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  
後園乎不可明矣旣其不可便當究滕之才行無所

參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  
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  
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辭可謂善矣而  
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  
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  
何尚之爲侍中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  
風俗也官圖人人安得圖官顏延之大笑曰我聞古  
者官人以求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  
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

南齊顧歡吳郡鹽官人徵太學博士不就歡以佛道



二家並教既異學者互相毀譽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佛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有道之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

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縉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淫之肅棺槨殯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鳴在獸而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



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志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耶道固符合矣若以俗耶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船沙門守株道士交誣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繇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

生在名則文在實則合俱無生之教除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誇彊佛教文而傳道教質而精精非僉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尊此二法之辯也聖近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躡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喧鳥聒何足述效歡雖



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停光嘗星隱炤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未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簡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驍爲虔不以倨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衰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嘗安戒善行交蹈者嘗通文王造周太伯創吳華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

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風俗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風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繇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嘗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說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按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嘗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彊獷乃復畧人頰車耶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跛



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耶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編跣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

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嘗住之像嘗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摠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





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  
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  
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  
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  
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彊號爲一在佛曰寶相在道曰  
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  
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  
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緣須遵歸  
一歸一曰望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  
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

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萬分之而未合億善  
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  
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  
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  
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  
馱人自楚越鴻嘗一耳以示太子僕射周顒顒難之  
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  
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  
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  
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盲乎往復文多不載



歡口不辯善於着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

梁崔靈恩爲國子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後魏毛脩之爲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得罪撻百下故其論武侯

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陀爲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旣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峻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視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



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  
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  
死繇是言之豈今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  
乎脩之謂浩言爲然  
高允爲中書令兼太常卿時中書博士袁敬與侍郎  
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  
釋其惑甚有典證  
陳竒字脩竒河北人也愛翫經典博通文籍初與河  
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  
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竒論典誥及詩書雅

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  
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竒  
曰易理縣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  
迴望交哉竒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  
北齊杜弼爲衛尉卿嘗與邢劭扈從東山共論名理  
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蛇盡足弼答曰蓋謂人死歸  
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怪邢云聖  
人設教本繇勸獎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  
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  
虛示物以說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檻之誥安



能北辰降光謂龍宮韞積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鑄鑄  
往行引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何謂  
非實邪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彌曰此所言漸如射  
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  
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  
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  
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  
不能覩雖孟軻觀眸聖愚可察鍾生聽曲水山呈狀  
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  
此而推義斯見矣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

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彌曰骨肉下歸於土  
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  
如蛇出穴繇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冷無也之將焉  
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  
歎美其斯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  
高論執此爲無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  
光窮人死則神滅彌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  
惑咸繇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  
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  
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



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舍此適彼生生嘗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彌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歎况曰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鼈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燃彼燭彌曰鷹未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彌曰腐草為

螢老木為蠋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正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劭理屈而文多不載

王紘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是是非景奇其早惠賜以名馬



唐呂才爲太嘗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旣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今畧載其叙數篇其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迨於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維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

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欲似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所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堪與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鄴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准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又簡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



水姓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此卽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祿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非劫殺之災自天無親嘗與善人禍福之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脩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豈待坐當建王勤憂損壽不關月

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繇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七月魯莊公生今簡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尪弱身胎姓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頽而長兮美日陽兮巧趨蹌兮唯有尚命一條法當長命依簡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



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  
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簡襄王四十八年  
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  
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法  
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  
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  
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終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  
也又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日平日時  
生亦當祿空亡下法無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  
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驗漢書武帝卽位年

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按後  
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  
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命并驛馬三刑  
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  
生不見父今簡魏書孝文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  
禮云嗣於位定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  
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嘗禮躬率天下  
以事其親而祿命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  
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  
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



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簡宋書高祖長子  
先被篡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  
法得嫡孫財祿今簡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  
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叙葬書曰易云古之葬者  
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  
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  
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爲感  
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  
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  
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

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  
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  
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  
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  
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  
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  
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比爲妖妄傳云王者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  
時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  
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嘗式法



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  
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  
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  
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  
也今簡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  
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  
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  
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  
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  
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

室卽平旦而崩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崩子產不欲壞  
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崩恐有勞諸侯  
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旣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  
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  
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不曾子問  
葬逢日蝕捨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  
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則交與禮違今  
簡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繇安葬  
所置年命延促亦繇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  
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而人無後此則非繇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嗣於荆不繇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嘗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土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占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嘗亦有初

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定更不廻改家墓既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斲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繇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者因而徼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祿或宜辰日不宜哭而默對賓客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徐有功任地官員外郎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深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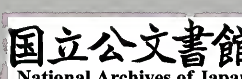
其爲人乃著論曰客有問於主人曰地官徐員外何如也答曰守道君子也客曰徐公明識誠難爲儔也何不稍圓通以協隨時之義而取富貴乎何爲固守方正乖相時之道幾致死亡者數矣此豈大雅君子全身之義哉答曰夫隨時相宜而取富貴凡情所曉徐公豈不達之若徐公者仁人也夫仁者濟物也此道大矣非嘗情所知故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徐公之不愛死亡固守誠節用此道也豈以貴賤生死而易其操履哉問曰仁則信矣忠則如何答曰豈有仁者不忠乎當今帝德文明憂勞庶政

思致刑措以隆中興徐公獻可替否盡忠盡節誠欲戴明主於堯舜之上置蒼生於大道之中事跡顯然有識同悉子何疑而問哉客曰鄙人固鄙不閑大體忠則信矣孝則如何答曰豈有忠臣而非孝子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今徐公之名聞於四海有志之士莫不增氣豈直揚名亦永錫爾類矣禮曰大孝揚名徐公之謂也問曰徐公之道旣高矣何謂躉處霜臺卽奏天官得失榜諸門以示天下規規然是釣名耳其故何哉主人胡盧而笑久而應之曰子徒見培塿



未覩泰山乎夫天官者奔競既久濫進弘多選司權輕且未能止此弊之甚也徐公既處霜臺以澄清爲已任切於救弊急於爲善此徐公之情也以爲釣名可謂不知言矣客有慚色問曰此人當今可誰與比答曰宇宙至廣人物至多匿跡韜光者固有之矣僕寧敢厚誣天下之士乎若所聞見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問曰何如張釋之答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此畧同耳然而釋之所以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問曰張公徐公皆是國士至於斷獄俱守正途事跡既同有何難易答曰

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庖藏禍心遂使陶公之壁有所疑矣至如周興來俊臣者更是堯舜之四凶也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崇節惡言以誣盛德遂使忠臣側自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推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矣易曰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徐公得之矣客曰若使此人爲司刑卿方得展其才用答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卽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固奇士也方寸之地何所不





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客曰今日聞吾子議知徐公之令德未可盡言乎固知君子之道非小人所測也其爲當時所稱述如此

宋昱爲中書舍人知銓天寶十載選部選才多濫選入劉廼獻議於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巍巍唐虞舉以爲難今夫文部旣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爲重任者在禹稷臯陶之衆聖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小豕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古今達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辭短韻語有定規爲

體亦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鑪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失銓者必以崇文冠首媒耀爲賢斯文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周公尼父於銓庭則雖國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徐庾雖有淵默罕言之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棧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聲尚於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能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會雅詰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咨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有鴻深



册府元龜

論議二

卷之八 頁三十

沉之士亦可以窺其門戶矣

册府元龜



